

絜齋家塾書鈔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家塾書鈔卷四

宋 袁燮 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九州者別其疆界也不特洪水既治始分別這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別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高者為山卑者為

川理蓋然也兩山之間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是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為貢賦之法無者不使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觀隨字與任字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為私焉豈非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陟洪水而殛死鯀之

病處只在墮塞彼但知為之隄防以止遏水而不知
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縣當時定不曉此理
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泛濫
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處寫
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而考
矣此書雖畧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功之
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時是
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擲風沐雨手胼足胝備嘗

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啟泣而弗子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間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繇方命圯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天理

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己之私智違天下之常理禹
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治水
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行也洪
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中行
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
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
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
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

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畧如此盖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狩而見之于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

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為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

注無以受之其勢必至汎濫如冀充之地最下流之處所以禹先于此而施工此以下流為先者也然水必有發源發源之不治而何暇及其末則又有當先於上流者是固不可以一律而治之也想禹當時必不是每州次序而徃如施工于冀州一面自在他州下手故謂之數數之一字可見禹之規模妙處隨山刊木者蓋洪水橫流草木暢茂道路不通不特水不可治而民間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刊除之然後道塗

始無壅塞鯀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曾理會至禹而始刊則知鯀之未嘗刊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為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鴈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真宗欲建玉清昭應宮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為之是時斬盡天台鴈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為通衢莫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山大川表而出之也莫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莫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奠高山大川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子以四海為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

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既載壺口此禹治水第一義
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爲一
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爲三山所隔故
水壅而怒橫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爲甚
禹于是于壺口之西鑿龍門焉三山始分河行于中
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既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
及于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
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着便是天下之水都

治了曰既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大抵世間舉事只要識先後着太原謂之修者鯀亦曾于此有功也壺口既治乃及太原修鯀之功焉鯀不可謂之不忠僉曰於鯀哉衆人翕然舉其可用則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心竭力但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于無功只如此州之水鯀但知從事于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既治

則太原亦治而至于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
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既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一雜出于第
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里最近凡事取給所
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
補處仍不失其為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內
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
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易

者故序之于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既載
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
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于恆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
叙于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為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
通于王畿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桑土既蠶
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
濟漂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
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為首
分而為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
是人力所為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間有當
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
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蓋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

強塞其八而併為一是以至漢大為民患東坡蘇氏
引緯書所謂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是
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壅處從而因之不
為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黃河之中為害尤甚日
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既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
息雖無九河而却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
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
之分為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